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英國短篇小說集

(下)

韓侍桁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說小篇短國英

冊二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選譯者

韓侍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四五六

徐

一匹花馬的故事 (W. H. 哈德生作)

這完全是關於一匹花馬的故事。有許多人，他們是像一些雀鳥，咕嚕着，跳躍着，貪食着他們的種族，於是飛跑開了，忘掉了曾吞食過什麼東西。我不喜歡爲這樣的人們散撒種子的。但是對於你們，朋友，那是不同的。另外有些人們也許會大笑這位講了許多故事的老人，他曾把所有的事情都刻在他的銅版似的記憶裏。我自己也是能夠大笑的，因爲我知道一切的事都是被命運所排定；不然的話，我將坐下哭泣了。

我所看見的這些事體！有一匹在很久之前死掉了的花馬；我可以領你們到那塊它臥倒的地方，白光曾曬着牠的軀幹。在那塊地方現在長着苧麻了。昨天我還看見過。但回憶和談論這些事體是有什麼意思呢！一匹死馬的骨骼與苧麻；在夜間從巢裏落下來的一隻小鳥，在早晨被人發見是死掉了；灰蕪被風吹散着；一隻在夜間失掉了它的羣集的小綿羊在荊棘之間鳴叫着，可是在那裏

只在狐狸或野狗能夠聽到它的鳴叫！這些是微小的事情，就連我們的生命，它們又算了什麼呢？而且我們所知道的那些人們，那些曾對我們講過話的男女，那些用他們溫暖的手——明亮的眼與純紅的脣——觸過我們的男女，又算了什麼呢！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像落葉似地丟進火裏去麼？我們可以失掉他們，懷着沈重的心臥下，睡眠，在早晨起來麼？啊，朋友！

現在讓我們講述這匹花馬的故事。在鄰人蘇泰羅的牧場上有過一次「分印畜牲」，從三千頭的獸類之中，我們必要分出了全部的牛犢，給他們打上印記。事情完畢，便是宴會和跳舞。在太陽方昇起來的時候我們都齊集了，約有三十多個人；全部的朋友們和鄰人一起作這件工作。只是來了一個人我們誰都不認識。當我們到畜牲那裏去的路上，他加進了來；他是一個青年，細條的身材，姿勢很漂亮，面貌很活潑，而且穿着當時很少的人能夠穿的衣服。他的馬匹的鞍轡也是閃着銀色的光。而且那是多麼雄壯的一頭畜牲啊！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看見過無數匹馬，但是永沒有看見過像這位異鄉青年的花馬那樣雄偉的。

到了畜牲屯聚的地方，我們開始分逐那些牛犢，人們一對一對地騎着馬穿過了獸羣中，於是

每一個牛犢一走單了便被兩個騎士追逐着，一個人在一邊，以阻止牠再返回羣中去。那一天我恰巧騎上一匹長着兇惡的嘴的惡馬——對於牠是沒有辦法，所以我離開了伙伴們沒有事地站着，看守着那已經分出來的牛犢，不使牠們再轉回獸羣中去。

立刻鄰人卡巴珂騎着馬跑到我的身邊來了。他算是一個好人，很會講話，是半印地安人半基督教徒；但他還有一半，那便是惡魔。

「怎麼啦！鄰人盧塞羅，你是騎着一匹驢或一隻羊麼，留在這裏作着一個孩子的工作？」

於是我告訴他我的馬的事，但他並不聽着我的話；他是看着那些分獸的伙伴們。

「那個陌生的青年是誰？」他問。

「今天我看見他的，」我回答，「假若明天我再看見他的話，那麼我便是看見過他兩次了。」

「他是從那一個我沒有聽見過的地方學的『分印牲畜』啊？」他說。

「他的騎馬，」我回答，「好像是只依賴着他有一匹好馬似的。但他是很安全的，一切危險是全在他的同伴的那方面。」

「我相信你的話，」卡巴珂說。「他兇暴地襲擊着，在他的伙伴前打着牛犢，所以對方是作了一切防止牠折返的工作而且臨着全部的危險，因為在任何瞬間他的馬都要闖過牛犢的身上而跌倒的。我們的這位陌生的青年是有意這樣作的，他以爲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敢和他對抗，不，盧塞羅，與其說他是依賴着他的好馬不如說是依賴着他的長刀的。」

就是在我們談話的這時候，我們正在望着的那兩個人已經騎馬走近我們的身邊了。卡巴珂對着那位青年致意了，脫下他的帽子，說道：「你願意和我同作一次麼，朋友？」

「是的；爲什麼不可以呢，朋友，」那個青年說；於是兩個人一起騎着馬返回獸羣中去。

於是我對我自己講，現在我要看守着他們，看看這位印地安人的惡魔是想怎樣。不久他們跑出了獸羣，分來了一個極小的畜牲，這時我便知道下面要發生什麼事情了。「願你的守護的天使保佑你逃避開這一場災難，陌生的青年！」我叫着。那兩個人鞭打着，蹬着刺馬輪，向我這方面飛跑了來，他們不像是在分獸而好像是在競馬似的，卡巴珂緊靠着那個牛犢，這樣，利益便是在他的一方面了，因爲他的馬是受過很好的訓練。最後他稍跑向前一些，於是，像電閃似的迅速，他衝着那個

牛犢直轉向他的對手的前方。那匹花馬正踏在牛犢的牛部，於是跌倒了，因為它非要跌倒不可了。但是，在天的神哪！爲什麼那位騎士沒有救起他自己來呢？正在看着他的人們，當時看見他揚起了他的雙腳沿着馬脖子跳下來了；然而人馬和牛犢仍然是滾在一起。他們在地上飛轉了一陣，他們的速度是那般的迅速，以致人滾在下面了。當我們把他扶起來的時候，他已經失了知覺，血從他的口裏流了出來。第二天早晨，當太陽升起，上帝的光線降在大地上的時候，他斷了氣息。

當然，那一夜是沒有跳舞。有些人，吃完了飯，便走開了；另外的人們停在那裏坐了一整夜，以低低的聲調談着話，等候着那最終的一瞬間。我們有幾個人坐在他的牀邊，看着他的灰白的面孔與緊閉着的眼睛。他喘息着，而且是只能這樣了。當陽光照遍了世界的時候，他張開了他的眼睛，蘇泰羅問他他覺得怎樣。他不注意這樣的問話，只是他的脣立刻開始動了，雖然它們好像是並沒有發出聲音來。蘇泰羅曲身下去傾耳靜聽着。「她是住在那裏呀？」他問。他不能問答了——他是死了。「他好像是說了很多事情，」蘇泰羅告訴我們說，「但是我明白了這一點——告訴她寬恕我呀……我是錯了。她從最初便是愛着他的……我是嫉妬而且恨他……告訴葉拉麗亞不

要憂傷——安哪克萊托會對她好的。『啊啊！我的朋友們，我得到那裏去尋找他的親戚而傳達他臨死給他們的遺囑呢？』

當天地方官來了，把死者的領有物列成一表，命令蘇泰羅保存着它們，直到找尋出他的親戚爲止。於是，把所有的人們都召集在一起，他吩咐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鞭柄和刀鞘上刻了那在花馬的脅骨所印着的標記，那是像一個馬鞋形，裏邊有一個十字的，這樣可以使所有的異鄉人知道，傳遍了這鄉村，而直到死者的親屬聽見了這件事。

一年過去了以後，地方官告訴蘇泰羅說，一切的探問都失敗了，現在他自己要沒收那匹花馬與銀鞍轡。蘇泰羅不肯聽信這樣的話，因爲他是一個忠信的人，他對於任何人的財產，無論死者還是生者的，絕沒有貪慾。所以那匹馬以及一切的東西還是他保管着。

三年後，有一天下午，我正坐着同蘇泰羅喝茶，這時他的棧色的馬羣被驅逐了過來。牠們飛跑着鳴叫着逃向畜圈去，在牠們的先頭，是那匹花馬，看着像一匹野馬似的，因爲在這一向沒有人騎過牠。

「我每一看到這匹花馬，」我說，「沒有不想起那次不幸的「分印，」當牠的主人遭遇了牠的死的時候。」

「現在他提起了這件事，」他說，「我來告訴你我是正要試行一種新的計劃。那匹高貴的花馬以及那掛在我的屋中的銀鞍轡，總是在責難着我的良心。讓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埋在地下的那位青年異鄉人吧。我曾作過許多次的奠祭爲着他的魂靈的安息，但那並不能十分地滿足我。在某一處有一塊地方他是不能被忘掉的。也許，有一個女性的手，檢選了野花，把它們放在聖母像前的蠟燭旁；也許有一個女性的眼睛，哭泣着在等候着他的歸來。你是知道從南方到布安諾斯·艾爾斯是有這麼多的旅行者和趕牲畜的人，而他們都要在浦爾波利亞酒店休息。所以我想牽了那匹花馬，把牠每天都繫在那裏的大門旁邊，好使到那裏去的人，將沒有不注意那匹花馬的，也許有一天會有一個來往的人認識出牠脅骨上的標印，能夠告訴我們那匹馬是從那一縣那一個牧場上來的。」

我並不相信這樣作便可以得到什麼結果，但是我什麼話都沒有講，因爲我不想使他灰心。

第二天那匹花馬便靠着路邊，繫在浦爾波利亞酒店的大門旁了，只是到了夜間才把牠解下來，經過了很久的時期，每天都這樣作。像那樣一匹精壯的馬，是不會引不起一切來往的人們的注意的，然而好幾個星期過去了，仍然什麼事都沒有發現出來。最後，在一天傍晚，正當太陽要落山的時候，有八個人趕來了一羣牲畜。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因為那牲畜是很大的一羣，約有九千頭，牠們行動得很緩慢，像是在路上已經行過很多天的路似的。好多人走進酒店裏來休息；可是那走進酒店裏的人這時注意到有一個人靠着大門停在外面了。

「場主停在外面，他是作什麼哪？」其中有一個人說。

「顯然他是愛上那匹花馬了，」另外的一個人說，「因為他不轉眼睛看着牠。」

最後那位場主——一個儀表非凡的青年，走進來了，坐在一張凳子上。其餘的人們正在譏笑着他們前些天所作過的一切奇異的事情；因為他們在路上已經有好多天好多夜只是在馬鞍上偶然打一次小瞌睡，因為缺少睡眠，他們的動作開始像半狂人似的了。

「別再說昨天的那些狂亂了，」場主說，他在靜聽着他們的談話，「但是請你們告訴我，孩子

們，我今天的情況還是和昨天一樣麼？」

「當然不一樣！」他們回答着。「謝謝那些犄角鬼，把腳都緊得酸痛了，可是昨夜我們都睡過一陣覺。」

「那麼就很好了，」他說，「現在你們已經吃喝完畢，要回到畜羣中去，但是在你們離開之前，請你們仔細地看一看那匹繫在大門旁的花馬吧。也許不是牧畜的人才會問，『我的眼睛怎能欺騙了我呢？』但是我知道，當睏倦的眼睛只能用手指支開了的時候，那狂亂的腦海，會使我們看見許多奇異的事情的。」

那些人們照着他的話作了，而且當他們仔細地看過了那匹花馬，他們全大叫出來，「這匹馬的脅上有西爾瓦的標印，而且再沒有二重的印，場主宣佈這匹馬是你的所有。」說完這些話，他們全都騎着馬跑到畜羣中去了。

「我的朋友，」場主對那酒店的人說，「你可以解釋出你怎樣領有了這匹花馬麼？」於是對方把一切的事情，甚至連那個青年異鄉人的遺言，都告訴他了，因為他是一切都知道

的。

那位場主彎下了他的頭，遮住了他的面孔，流下淚來。於是他說，「托爾喀托，在異鄉人之間你這樣地死了！從我的心裏我寬恕了你作給我的錯處。上天安息你的靈魂，托爾喀托；我不能夠忘記我們一度曾是兄弟。朋友，我便是他在最後的呼吸間所說的那個安哪克萊托。」

於是有人去找蘇泰羅了，當他到來的時候，浦爾波利亞酒店已經關門了，因為已到了夜間。那位場主敘述了他的故事，我將以他自己的話語把這事重述出來，因為當時我也在場聽了他的述說的。下面便是他講給我們聽的故事：

我是落生在南部的邊境上。在我極小的時候，我的父母便死了，但是上天還憐恤我，在我成了孤兒之後賜給我一個保護者。頓·羅萊托·西爾瓦當日落的時候把我帶到薩蘭地河上的他的牧場去，薩蘭地是一條小河，離譚地爾約有半日的旅程。他對待我像對他自己的一個孩子似的，於是我承了西爾瓦的姓氏。他還另外有兩個孩子，托爾瓦托和我的年紀不相上下，以及他的女兒葉拉麗亞，是比我們都年幼的。當他收養我的時候，我已經是一個鰥夫了，而且當我還是一個青年他

就死去。在他死後我們遷移到譚地爾去，在那裏我們有一所房子，離着城裏很近；因為當時我們都是小孩子，所以那財產是應當留到我們都成了人的時候公平地分開。約有四年我們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其次當我們到了成年，我們都主張不分財產生活在一起。我提議我們應當回到原來的牧場上去生活，可是托爾喀托不贊成，他願意我們就停在我們一向住着的那地方。最後，因為說不動他，我決定我自己去看管牧場。他說我自己可以隨意吧，可是他要和葉拉麗亞停在原處。只是當我把這些事情告訴了葉拉麗亞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是怎樣地在愛着她。她哭泣了，哀求我不要離開他。

「爲什麼你要流淚呢，葉拉麗亞？」我說：「是因為你愛我麼？那麼，請你明白，我也是以我的全心愛着你的，假若你是成了我的領有的話，無論什麼事也將不會使我們不快活。你以爲，我到了牧場去會把我心中這種從來沒有生長過的情感剝奪了去麼？」

「我真心地愛你，安哪克葉托，」她回答，「而且從很久我也便知道你是愛我的了。但是在我心裏有一件事我不能夠告訴你；只是爲了你對我的愛，請你不要離開我，而且請你不要問我爲

什麼我對你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一次訴說之後，我不能離開她了，我也沒有要求她述說出她的祕密。托爾喀托和我是親愛的，但並不像沒有這事之前那樣的了。對於他我沒有什麼惡意；我愛他而且是不斷地伴着他；但是自從我告訴他我改變了到牧場去住的心意，而且當他問我理由的時候我只是沈默着，從那一瞬間，在他的心裏便有了某種東西使我們兩個人之間便有所不同了。我不能夠把關於葉拉麗亞的事開心見懷地同他講，而且有時我覺得他也有一種祕密懷在心裏不願意告訴我，但無論如何，這種冷寞並沒有很苦難了我，因為那時我知道我是領有着葉拉麗亞的愛，我是非常地感到幸福。他因為喜好愉樂，時常不在家，而且他也開始賭博起來。在這樣的情勢中過去了三個月，有一天早晨，托爾喀托正在給他的馬配鞍要走出去，他對我說：「今天你願意和我同去麼，安哪克萊托？」

「我不想去，」我回答他。

「喔，安哪克萊托，」他說：「從前你總是肯伴着我，去競馬，跳舞或是分印牲畜。爲什麼現在你不願意作這些事情了呢？是否你變得少年老成了呢，還是伴着我已經不再使你歡喜了呢？」

答道：

「最好是把一切的事體都告訴了他，打斷了所有的祕密吧，」我對我自己講，於是我這樣回答道：「你既然問我，托爾喀托，我便坦白地告訴你吧。的確現在我對於那些娛樂不像從前那般地有興趣了；但是你不能夠正確地猜出其中的理由。」

「那麼你所說的是有什麼理由呢？」

「你既然不能夠猜，」我回答他，「請你知道那理由便是因為愛吧。」

「對於誰的愛呢？」他急忙地問我，面色變得蒼白了，

「你必要問麼——葉拉麗亞。」我回答了。

我幾乎還沒有說出了這個名字，他便非常憤怒地對了我來。

「葉拉麗亞！」他大叫着。「你敢對我講你愛葉拉麗亞！但你只是一個沒有眼睛的傻瓜，你不知道我自己是將要和她結婚的麼。」

「你是瘋了麼，托爾喀托，說要同你自己的妹妹結婚？」

「她是我的妹妹正和你是我的弟弟一樣的，」他回答。「我，」他繼續着說，情熱地擊打着他的胸部，「是我父親羅萊托·西爾瓦的獨生子。葉拉麗亞，她的母親因為生她而死掉了，被我的父母承繼過來。而且因為她將成為我的妻子，我才願意分一部份財產給她；但是你，可憐的孤兒，為什麼你被擡舉得這麼高呢？直到你成了一個大人給你穿衣吃飯，你還不足麼？按理講，就連牧場的一手大的地方都不應該是屬於你的，可是現在你又說出你對葉拉麗亞的愛了。」

受了這麼多的侮辱，我的血液沸騰起來了，但是我記憶着我從他的父親所得來的一切的恩惠，我並沒有對着他舉起我的手來。他沒有再講話就離開了我。於是我急忙跑到葉拉麗亞身邊去，講給她起了怎樣的事。

「這便是，」我說，「你不肯告訴我的祕密麼。為什麼，你既知道了這些事情，而使我悶在糊塗中呢？」

「對我憐恤些吧，安哪克萊托，」她哭泣着回答。「我沒有看出來你們兩已經不再是朋友和弟兄，而且像這樣地忘掉了彼此的愛麼？對你或是對他，我都不敢張開了我的唇。一個女人在沈默

中受着苦難。總是她的義務。上帝是要我們貧窮的，安哪克萊托，因為我們都是貧窮的父母所生，可是假若這種財產總不會給了我們，那時我們將是多麼幸福啊！

「爲什麼你要說這樣的話呢，葉拉麗亞？既然我們彼此相愛着，無論是貧富，我們不能夠不幸福的。」

「這事情沒有什麼關係麼？」她回答，「——托爾喀托必要成爲我們殘酷的敵人？但是你還不知道一切的事情的。在托爾喀托的父親死了之前，他說當我們都夠了年紀，他願意他的兒子同我結婚，當他說着這話的時候，我們兩個全是正坐在他的牀邊。」

「可是你怎樣說的呢，葉拉麗亞？」我非常關心地對她問。

「托爾喀托答應和我結婚。我只是遮着我的面孔，沈默着，因為在那時，雖然我幾乎還只是一個兒童，我就最愛你，所以聽了他的話我的心裏充滿了哀傷。在我們到了這裏之後，托爾喀托提醒我他的父親的遺言。我回答我不願意同他結婚，他只是我的一個哥哥而已。於是他說我們還是年青的，他可以等到我變了心的時候。這便是我說過的一切的話；但是我們三個還怎能一同再繼續